

## 真正的师徒关系

当求道者自愿皈依大师时，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信徒。但如果这种从属仅仅是形式上的，它就构不成真正的师徒关系。信徒和大师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比如通过口头或正式协议建立的形成权益义务的法律关系。师徒关系是高级求道者的生活所特有的根本特征之一，它不能产生于任何人为的程序。它产生于灵性生活的基本规律。因此它要比作为偶然联系或临时契约的结果，而出现在一般社会生活中的世俗关系重要得多。很多世俗关系进入不了求道者生活的灵性构造，而仅仅在表面上附着于他的存在。

### 师徒关系乃至至关重要的联系

因此，购物时你只要付钱，不管去哪家商店都无关紧要；旅行时你只要能达到目的地，无论乘哪艘轮船都无关大局。即使这些交易在本质上无疑由业相联系和羯磨律所决定，因而并非毫无灵性意义。但这些关系在性质上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它们绝对不能与给求道者的生活赋予实质和方向的至关重要的师徒关系相比。

大师和信徒的关系是求道者生活中内在条件的必然结果。它首先是爱者和神圣至爱的关系。从灵性角度看它是一个人能够进入的最重要的关系。相对于普通社会关系中的不同类型的爱，构成师徒关系核心的爱独树一帜。世俗的爱是两个无上帝意识的中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师徒关系所包含的爱则是无上帝意识者对有上帝意识者的爱。人人皆上帝；但有些人意识不到自身神性，有些人部分意识到自身神性，只有极少数人完全意识到上帝。那些意识不到自身神性的人对上帝状态一无所知；他们仅仅意识到肉体状态。为了继承上帝状态，他们必须去爱持续生活在上帝状态的大师，敬仰大师并听从大师的指引。

### 爱构成师徒关系核心

求道者对大师的爱实际上是大师对求道者的更大爱所激起的回应。必须把它置于一切爱之上。对大师的爱自然地成为求道者生活中的核心力量，因为他知道大师乃是无限上帝的体现和代表。他的全部思想和理想都开始围绕着大师的人格来编织。大师因此在求道者认可的权威中具有不容置疑的至高性；大师正是通过这种至高性而成为灵性力量的辐射焦点——它们排除一切黑暗，摈弃心中的罪恶，并把求道者带入自由和真理意识生活。

### 大师的无上要求

对真正信徒候选人的基本要求是对大师的无疑问的爱。爱的所有其它溪流都最终汇入并消失于对大师的爱的江河；马依和莱拉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马依对莱拉爱得极为强烈，他生命的每一刻都充满对她的思念。他无论吃、喝或睡都无时不在想着她。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要莱拉幸福。只要他感到对她好，即使她嫁给别人，他也会很高兴；他甚至会为她的丈夫去死，如果他认为这会使她幸福的话。他的爱的彻底忘我和真诚最终把他引向大师。马依在生命的每一秒钟所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他的爱人，这把他的爱提升到高于肉体或智力层面，并使它成为灵性的。爱的灵性化把他引向神圣至爱。

### 一切爱都引向大师

大师乃神圣至爱；当信徒遇到自己的大师时，他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爱大师。因为如果信徒全心全意地爱大师，他同大师的最终结合便得到保证。他不必担心爱的质量。他应该不顾自身弱点而去爱，不必等到能够纯洁其心灵时再去爱。因为大师就是纯洁之源，一心渴望大师即自我净化的开始。当信徒具有对大师一心一意的忠诚时，他会敞开心扉接受大师所倾注的神爱。他成为神爱的接受者，他的一切弱点都被神爱的火焰所吞噬。信徒要摆脱所有的弱点，并达到不朽和无限的纯洁，他就必须无保留无条件地把生命交给大师。他必须奉献所有的优点与缺点、美德与恶习。奉献中不应有“如果”和“但是”。他的自动臣服必须是彻底的，以至于心中不留下任何容纳私欲影子的空间。

### 在爱与臣服中净化

当信徒对大师的信心坚定不移时，彻底的自愿臣服和无疑问的爱就成为可能。对大师的信心是真正师徒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部分。一旦成道，就不存在信心问题，正如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人时不存在信心问题那样。但在成道状态之前，信徒对大师的信心是最可靠的指路明灯，它就是船舵。把信心说成盲目是不对的，因为它更像是洞见而非厚重愚昧；但在求道者成道之前，信心则缺少直接的验证。

所有的宗教都被称为“信仰”并不是毫无道理。求道者生活的一大要素是他应该有信仰。信仰可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从心理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同一个东西，不能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信仰中的唯一区别是程度的不同。信仰可能是牢固和至关重要的；也可能是脆弱和可有可无的。脆弱的信仰至多只能使一个人遵守礼仪形式；但强烈重要的信仰则一定会使求道者超越宗教的外部形式，帮助他避开表皮而直达真正灵性生活的核心。当一个人完全信赖自己的大师时，信仰便达到自然高潮和目的。

信徒的信心必须始终牢固地建立在对大师神性的体验上。他决不能像稻草一样随风摇摆。他必须像岩石，不为劲风所动。喀延的故事揭示了对大师的真正坚定信心的意义。喀延是息瓦基时期的至师斯瓦密罗姆达斯·撒玛特的门徒。大师爱每个信徒，但可能会对有的信徒特别亲近，就像一个人爱身体的每个部位，但眼睛对他来讲比手指更重要那样。斯瓦密罗姆达斯·撒玛特有很多信徒，但他最喜欢凯延。其他门徒不大明白为什么凯延比其他人更得大师的钟爱。

一天，斯瓦密罗姆达斯考验了门徒们的忠心，他叫来所有的门徒，并假装已病入膏肓。他在膝盖上放一个芒果，用绷带扎着，看起来就像一个大肿瘤。斯瓦密罗姆达斯指着肿块对门徒们说，这是个毒瘤，除非有人从膝盖处吸掉毒汁，否则他就没有生的机会。他还向在场的所有人表明，不管是谁，吸了这毒瘤就会立刻死去。然后，他问是否有人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来吸毒瘤。所有的门徒都犹豫了，除了喀延以外。他立刻站起身去吸毒瘤，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吸到的是香甜的芒果汁而不是毒水。斯瓦密罗姆达斯赞扬了他的坚定信心和无我之爱。甘愿为至爱的幸福去牺牲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爱。只有通过大师的恩典，信徒才能获得像喀延那样的绝对信心、不移之爱和专一忠诚。

对大师的专一忠诚不会使信徒的生活领域变得狭隘。为大师服务乃是为自己在每个其他自我中的大我服务。大师生活在普遍意识中并主宰着全宇宙的灵性利益。因此为大师服务等参与大师的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事业。在分担大师工作的时候，信徒可能需要接触社会。虽然他按照被指派的任务周旋于世，但他却保持着与作为无限存在的大师的内在联系。因此，信徒通过分担大师的工作而更接近大师，并成为大师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大师服务是实现大师的最快途径。

信徒对大师的服务不仅连接着人类的普遍事业，而且是把信徒带向灵性目标的最有效途径。如果信徒的服务是自发的、全心全意的、无私的和无条件的，这给他带来的灵性益处是任何其它途径都无法达到的。为大师服务对信徒来讲是一种快乐，即便这意味着对他的身心考验。在不适或不便条件下提供服务是对信徒的信爱的考验。这种服务越是困难就越受信徒的欢迎。在对大师的全心全意服务中，他欣然接受身心痛苦，并体验到灵性满足的喜乐。

对大师“是什么”和“他真正代表着什么”的正确认识，使信徒对大师的专一和绝对忠诚成为可能。如果信徒对大师的真正地位和作用缺乏充分认识，他就有可能在其高我与大师之间树立起错误的对立。

这一对立的结果是，他可能在大师的要求和其它似乎合理的要求之间制造某种人为和假想的冲突。信徒应该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大师的唯一要求是要信徒实现自己的高我。事实上，大师乃象征着信徒的这个高我，并且就是这个高我一存在于一切中的同一实在。

因此，对大师的忠诚只是对自己的高我忠诚的另一个形式。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仅仅在形式上的对高我的忠诚，就是对大师忠诚的合适替代。信徒在成道之前是不可能对其高我有清楚洞悉的；通常那些所谓的责任实际上是插足于高我和意识领域之间的某个业相的某种驱策。与之相反，大师则同高我为一，因而不可能在评价方面出现失误。

信徒因此必须用大师所给的标准或指示来检验这些业相驱策。如果两者之间出现任何冲突，他应该重新彻底考察自己的思想，以便发现不完美之处。稍许的反思几乎总能足以让他认识到其高我的真正意图和大师要求之间的根本和谐。但在某些罕见情况下，信徒无法对两者进行协调，他可以肯定自己不是尚未适当认识其高我的意图，就是尚未适当理解大师要求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师给信徒自由，让他凭良心行事。大师可能有时给信徒一些指示，旨在帮助他为更高的生活方式做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信徒发现自己面临着个人意愿与大师指示之间的表面和暂时差距。不过，大师通常是不会在信徒毫无内在准备的情况下，给他任何指示的。

大师绝对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他唯一关心的永远是揭去在信徒的意识和他的高我之间的面纱。因此，在信徒对大师的忠诚和对自己高我的忠诚之间，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冲突。事实上，信徒在求索的终端发现大师原来就是他自己的高我的另一种形式。大师在彻底的超脱和无碍的神性中极为具足，以至于毫无欲求。在同信徒的关系上，他的全部要求是要信徒按照至高真理来重塑自己。成为信徒即踏入通往灵性目标的道路。这就是真正师徒关系的意义。